

元亨釋書

五之六

和書門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五	五	二	一

内閣文庫			
五	一	一	和
函	八	〇	書
七	五	四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014
冊數	15(3)
函號	192 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2007 TMI,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元亨元年五月

廣濟寺之四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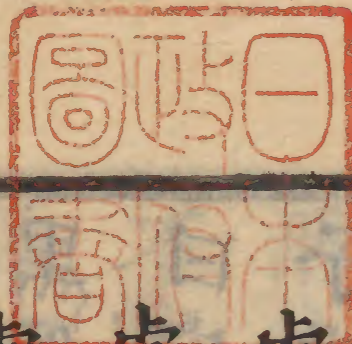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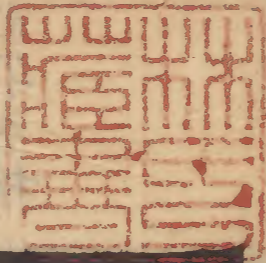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春山安海



元亨釋書卷第五

慧解二之四

濟北沙門

師鍊撰

淺草文庫

睿山安海

興福寺主恩

睿山桓舜

禪林寺永觀

睿山寬印

睿山皇慶

醍醐寺延毅

觀勝寺大圓

三井宗範

延義法師

興福寺永緣

傳法院覺鉸

大谷寺源空

高野山明遍

笠置山貞慶

梅尾寺高辨

釋安海學睿山興良尤精台教當堅義偶于
 黑谷禪愉愉難海才潜如金龍寺千觀所語
 曰安海堅義降之何如觀曰海學宏深待與
 子議愉信宿觀告曰海之議論不可以台乘
 屈也彼粗于密宗以悉曇章蓮華手種子字
 義抵之可沮耳愉受其策而歸至期始出台
 題辯鋒不可嬰也次出種子義海曰悉曇非

觀者以蓮華
 為三尸形以訖
 里字為種

素也愉曰已号博涉蓋學乎海曰公之論柶
 鑿也每海堅義其配以佗學軋之九六度海
 不伏曰且我道而已當時源信覺蓮為台門
 兩輪海常曰慧心淺廣揭厲可渡檀那深狹
 不逾踰跨信法師作二十七疑問宗之知禮
 法師海見問自曰是等庸義豈須遠問乃作
 上中下三答曰宋國答釋不出我三種而已
 及禮答來海已死台徒曰禮之決釋多海之
 中下義也海之徒便持宋答及海釋如墓讀

祭時人曰海骨放光

滅後有光貴故

釋主思居興福寺學相宗有義學名于時睿
山寬印負俊才不屑南北學徒獨言天下只
有主思當我顧眄耳思以龜語忤朝旨在築
之博多寬印又竄東州印曰思貶西海印在
東地日本宗乘已為凹字
釋桓彥學延曆寺慶圓有譽當時貞圓日助
遍救及彥世為睿山四傑彥甚窶浪遊豆州
說法溫泉神祠其夜夢神告曰師早還本山

必昇顯位彥如神言果為法性寺座主天喜
五年九月十日化年八十彥少惠貧乃詣山
主神祠祈福經年無應又如稻荷神祠其求
如山王第七之夜夢婦人莊麗開殿戶來彥
前手持片紙長二寸餘排彥懷貼胷而歸彥
見其紙有二字曰千石彥夢中大喜適大賓
入來儀衛甚都狗婦人又自殿出接客曰高
駕難動尊儀何事對曰桓彥有祈諸婦人曰
法施七日懇到甚矣妾不得已已足其意客

曰我爲舜來也舜曩求我尤切我豈不堪與
乘哉然不者其又有說矣媼縱惠舜正須奪
焉婦人驚曰妾不辨也早酬懇祈妾之適也
然彼人尚在即趨舜所剥胸紙而去舜夢中
以爲此客必山王明神也我頃年精祈神猶
聳也今卻妨佗乎大怒焉婦人白客曰奚爲
拒舜對曰舜師終此生當出陰界若受富樂
恐爲縛礙故我令彼窮耳舜覺後歆山王云
釋永觀姓源氏投東大寺有慶學三論兼聞

諸宗晚歸洛東禪林故居謝絕交往偏慕安
養作七寶塔安佛舍利二粒乃誓曰我若生
清泰舍利必增數明年成倍又於藥王院造
丈六彌陀像當淨業嘗以南京衆選申官領
東大寺勢雖司鈐鑄不受寺供私畜齋糧以
爲日食性慈仁常往獄問飢寒又多病氣力
微弱而修學不弛嘗言病者善知識也我因
病苦堅進修天永二年秋疾語徒曰昔世尊
八十涅槃我今歲同壽不踰年取滅足也十

一月二日沐浴而念佛異香芬郁中夜頭北面西而寂紫雲垂房壁

贊曰才與不才猶如驥駘矣驥也雖神駿人

苦齧蹠馬若夫駑駘者安帖如也然齧蹠者

豈驥之罪哉亦在調御之熟粗而已海之輕

二師恩之出處語也驥之齧蹠乎顧調御如

何耳乘之患貧觀之薛榮道已同不相謀何

哉

釋寬印事楞嚴院源信學業早成時宋人朱

鬼神中有守昼夜神此神者華
入法界品中如導
三善知識之一也
那婆夜不姓女
等之類皆是善
知識便是登地
大菩薩也

仁聰在越之敦賀津信欲見聰拉印而往仁

聰出接之壁間有畫像聰指曰是婆那婆演

底守夜神也為資渡海厄所歸也師知此神

乎信憶華嚴經中善財讚嘆偈以筆題像上

曰見女清淨身相好超世間呼印曰子書次

句印把筆寫曰如文殊師利亦如寶山王仁

聰見之感嘆曰本藏者皆二師之腸胃也乃

設二椅延之印後行頭陀法至丹州寺院側

有大池里民結網赴日捕之印禁之不可印

夜到池畔，振錫持念而去。翌朝下網，不得一鱗。每夜誦法華，臨終時手執香爐向西念彌陀而寂。

贊曰：信印之二師者，禦侮之才，與彼仵昧。雖嚮信之德義，指夜神而為言也。異域之人亦嘗此方之學徒也。二師若不記，殆貽邦之辱焉。於是信寫前句，印繼後語。二師之強記亦快乎。夫二師者，白宗之徒也。至他家者，雖委宗趣，文句不熟者，學者之常也。况雜華之浩

澣乎。見二師之博通，眩之大哉。腸胃之言，不為過耳矣。

釋皇慶姓橘氏，黃門侍郎廣相之曾孫。性空法師之姪也。母孕時惡葷腥，或食之應時嘔。甫七歲，登睿山。近山下有柿樹，絕不結子。俗名其地曰不實柿。兒到其處，問此地何號。入荅以其名。時餘樹有果，兒曰：見今何有實乎。至翠嶽，有館亭。降陟之人憊息焉。故置藥湯而備渴乏。倍呼為水。飲兒又問之。荅者曰：水

飲也。兒曰：何飲湯乎？上嶽頂，小竹叢生。兒復問之，荅曰：大嶽也。兒曰：何有小竹乎？嶽竹和語相近其幼敏機辯類此。從東塔院靜真學，秘密宗。至護摩灌頂梵字悉曇，莫不研究。昔慈覺大師以瑜伽法授長意，意授玄昭，昭授智淵，淵授明靜，靜授靜真。世以慶為慈覺七代冢嗣。慶游鎮西，有景雲阿闍梨東寺密傳之魁也。就探馬雲器之悉付秘奧，并授弘法大師寶瓶，以為傳契之信也。慶有入宋之志，共沙門

寂照上船時，鳩數千羽集于檣，逐之不起。船師曰：恐異人乘舩，乃下眾人，鳩尚不散。遠慶離船皆飛去，人多曰：八幡大神留慶也。國一倍呼鳩為ハハ八幡使鳥慶夏於背振山，有延毅者，顯密之英也。事慶為師，慶與毅修法，慶誦驚發地神，偈印手按地，地大震，頌誠毅曰：慎勿語人，慶病頻。那夜迦天現形，手捧盃而曰：師疾篤，非酒難治。每朝願受一盞，不可局禁也。吾為護神，不輒離。天帝令我獻盃耳，其器大可半升。一

日於池上菴禮舍利舍利放光盈室詣四天
王寺禮舍利本是三粒分為八粒薄暮童子
來身體偉壯慶怪而問汝何人對曰多時侍
書寫空上人會役偷上人上供我不耐忿以
拳加頭其人即死上人愍腐驅我去故投師
焉慶與飲食童拱曰頭加印呪易受耳慶使
童數百里外不半時復命或令滌衣憑虛暴
之不用桁竿靈異甚多一時諸役列坐戲謔
以拳打輔車逐次相授巡至童童辭曰恐及

九傳云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禮部有輔字注云車輔兩旁夾車木也又頰頰也形如車輔

大故諸列強之童纜下拳吐血殆殂慶聞擯
去童泣曰背振山地動者堅牢善女天出現
之時也我親見之故感德來也今遭塵芥悲
哉萬壽中在波州刺史章任祝朝令修十臂
毗沙門法天子感靈夢賜僧官慶為法興院
十禪師有同業覺運長慶者數十歲真病時
啓曰師若不起令我依誰真曰少年慶汝之
師也運蹤其言就稟容法竭禮敬長曆中有
兩門之諍朝廷以慶之德望蓋一山寓譴於

慶慶曰官事若急可宥言有司若討加我宥乙童之極不可解之童時人以為慶之
護法之言也永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滅壽
七十三慶性好斗藪奧域靈區莫不歷涉頃
在波州夢山王明神曰何不歸本山便割其
背出血三所因茲返睿山而寂其三血者表
三派密傳也果門人長冥院尊安慶各立門
戶太

贊曰智證者弘法之姪也慶公又性空之姪
也豈法種亦有胤與奚夫叔姪之相似而類

赫也至山王明神指示血脈者曷寤寐之隔
乎豈又慶之所得邪

釋延敷姓橘氏但州人年十六上台嶺禮慈
仁受戒從靜照學山家法長保二年寂照入
唐敷共之赴西海朝廷有議留敷惜偉器也
後於景雲閣梨處偕皇慶受两部密法寬仁
未狀憤鬧居多武峯三學該練居數歲明快
法師誘歸本山又入大原山與覺尋同房黃
門侍郎源顯基投敷落髮乃與源沙彌上擢

慶公至寐寤合一之姓ハテカラシク

巖院結茆同廬長曆二年春慈覺智證兩徒
爭座主位毅厭之移住醜醜寺

釋大圓居洛東觀勝寺縛小庵靜坐觀行諸
徒在別房一時隣坊童兒被酒打狗狗悲吠
甚圓之徒叱童童醉狂益熾止拍狗擊坊戶
戶扉皆壞諸徒誦圓訖曰此童兒狂戾乞聞
官治之此度若怒而聽之後日不可測也圓
曰子等在此學佛蓋我訓之不逮也且我法
以平等待有情一切含類自性清淨而無明

酒所醉煩惱鬼所亂狂醉不度我輩逢此宜
發慈悲哀調訓彼暴然子等見是獷癡卻益嗔
怒不亦重狂醉乎子等豈不聞乎我門以六
度之將攻六弊之賊施將七慳賊戒將七犯
賊忍將七恚賊進將七懈賊禪將七散賊智
將七癡賊子等任慈忍之將嗔怒之賊不擊
而自潰豈外假世俗官法乎子等在此稱修
學是等愚頑不堪共居也諸徒杜口而退後
數日童主誦圓曰愚童狂醉撓師清衆我初

不知今日聞之乞聽指揮嚴加譴罰圓笑曰
稚兒戲劇家之常耳我徒志之添我不德耳
於見何患乎章主以圓為長者益加敬
釋宗範薩州刺史久任之子也從三井永範
習學有名承曆三年為大乘會講師四年寂
勝會講師九宮院講論範多豫焉故有博涉
之譽一日異比丘來謁範問何許人對曰遙
聞名德趨自遐陬屢抱小疑願賜解惑範唯
唯適赴小餐不父而歸異僧不見怪看外庭

片雲在門上雲中現金光鬚鬢見師子形諸
徒驚望雲影已沒範以為文殊師利之應現
也應德元年七月卒

釋延義止南京有講學譽一日天地院啓講
肆七大寺皆會集義為講師時七寺眾皆學
于義以故講場無詰義者俄有一老翁鬚髮
皓如也出眾立三番論義其語巧敏眾人異
之義一一答析翁曰三種論義一答已成一
答未決一答不成然初果之位頗為佳耳我

是文殊也言已忽然不現九義感文殊三回
贊曰靖退者吾黨之美也毅圓其庶幾乎辯
乎圓之訓乎範義之感吉祥也慧乎進乎
釋永緣姓藤氏吏部郎中永相之子也母遠
州刺史江公資之女緣九歲喪父母携赴南
京憇柝森于時興福慈善受維摩講師詔赴
賀於洛都儀衛甚盛母語兒曰汝父已亡我
寡不能字故將汝隸業于南寺安得如此僧
都汝其勗乎然我已老又不能見矣言已撫

髮潛然已而師事一乘院賴真性甚聰穎習
學日新應德元年稟維摩講詔時年三十七
母歿而又矣遂赴賀於柝森忽念母昔訓感
泣不進僕促行緣曰汝等不知昔我九齡伴
母氏息此地先妣誨勵能成我也林木如舊
昔人非我豈可堪乎宜乎遲遲吾行也僕隸
皆反袂後勾當七大寺道福益賑乘輦入宮
天眷優渥天治二年四月五日七歲七十八
贊曰下苗於沃壤西收可待矣若夫磽确尚

奚望哉緣公者緇田之沃壤乎然其母邁于
 孟母也矣何也纔一遷而已耳
 釋覺鏐姓平氏肥之前州人將門之屬胤也
 累代武略其父負勇名鄉黨敬畏鏐兒稚以
 為我父天下之豪貴也一日官吏促租到家
 喧呼放戾父居屏處不出家有比立兒問曰
 今何人乎辱我尊文尊文又盍似平時之勇
 壯哉比立曰官吏課租汝父豈可忤乎兒曰
 誰為之比立曰刺史也九州界無不聽刺史

之令者汝父亦刺史之有耳兒曰我始謂天
 下之貴人靡如我父猶有刺史乎比立曰刺
 史不自貴承于宰臣宰臣不自貴承于天子
 天子者四海之至尊也汝之稚孩何父之謂
 哉兒良久曰有至尊之過天子者乎比立曰
 有神道有天界人主者皆承制也兒曰有踰
 神天乎比立曰有兒曰誰乎比立曰佛也兒
 曰有邁佛者乎比立曰無過斯故曰無上世
 尊兒曰可得聞乎比立曰佛有三身法報化

也其訓有二顯密也三身之中法身為最也
二訓之内密乘為奧也若夫三身二訓者非
小兒之所宜聽矣見曰世人有登佛位者乎
比丘曰方今剃染之者皆彼徒也其間勤修
精敏之者必得其位見曰其人何在我就而
尋求焉比丘曰紀州高野山者弘法大師定
隱之地也彼有定尊阿闍梨粹于密學子其
往焉自是志遊學會親知携入京投仁和寺
昔弘法誠其徒金剛乘者兼學相宗依之其

師先令鑿往興福寺從慧曉習唯識一夕夢
貴婦人抱鑿居膝上摩頂曰汝雖大法器恨
非我寺寶汝於佗山必恢密教而我又可擁
護汝我是春日明神也保安二年回仁和稟
密灌其夜場室有光香又隨覺獻僧正受三
井秘密灌頂其餘密學支法無不研究鑿幼
聞在耳便上高野親定尊益極秘奧鑿於高
野建傳法院欲以幹事聞玉庭先躊躇宮門
初天仁上皇不豫私祈弘法大師上皇夢一

沙門自南方來手執柳枝灑香水覺後病差
適眇宮門見鍍儀狀宛如夢僧宣問從來敬
崇日熾上皇捨莊由充學供又上皇詔鍍入
宮先夢白蓮華生殿中其所鍍應詔來必坐
蓮所常常如此因茲益溼睿信鍍因幹事將
赴西州先誦緇荷神祠持念加護忽一女託
曰明神傳語上人莫遠行只早歸紀州吉野
河側必得所求果於古野得石平莊契券鍍
一日往藤相國忠通第相國下庭迎拜鍍問

故相國曰弟子今夜夢大唐國慧果阿闍梨
到此宅今師至恐後身乎鍍曰我自少年誓
弘密乘九聖雖異志趣惟同如相國夢闍梨
納愚衷乎鍍在專寺入堂一時真然僧正
徒於院東北角現形曰吾託子興專寺盛密
教於時鍍徒聖順親見之鍍在密嚴院告弟
子曰狂狗入傳法院殿汝其驅追其徒奔至
傳法院果然鍍始在高野也永尋法師語曰
此山大師定後廢地相仍析親維範明筭之

輩補首鐔漏不能復元今子器宇宏偉必任此責蓋負鼎乎以故鍔勤興建傳法密嚴二字跨越先矩雄博壯麗康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卒年四十九

贊曰世言鍔營傳法新院贏于本寺寺徒噉之覃鍔之入定欲擯之蓋嫉配始祖也鍔元持不動尊寺徒鼓樂入鍔房不見鍔只不動之二像在焉胥議曰其一像必鍔也百計攻治遂受狼狽今考鍔事無之豈其徒諱而不

書邪殊不知是鍔之奇事也惜乎鍔也能入佛界不能入魔界也然中世以來如鍔之比鮮矣可謂觀成閻梨乎哉

心住鍔阿闍梨觀想成就阿闍梨見諦阿闍梨謂之三種阿闍梨

釋源空姓漆氏作州稻崗人也父時國母秦氏父母無子析佛神母夢吞剃刀覺語于夫夫曰汝其有身乎恐雜漆之人矣因而孕母不如輩腥長承二年四月七日生頭圩而稜眼黃而光宗族異之至四五歲舉止動向西九歲父被寇害一家乘逃空自屏處偵之以

小弓矢射冠中其眉間冠者源長明寬治帝
 之衛曹也為其額瘡可證發遂隱而終身時
 呼空為小矢兒郡之菩提寺觀覺聞之乞為
 弟子性善習學覺嘆曰此器兒何可居草澤
 乎送與延曆寺源光光曰此童駿驥也非吾
 朽索之所羈也即投功德院皇圓剃落受戒
 時年十五三暮之間通受台教又從黑谷叡
 空稟密乘及大乘律九大藏經律論佗宗章
 疏靡不檢閱空於教義有自得處欲質其所

謂七
 謂七

蘊謁藏後述唯識誦慶雅演雜華二師皆嘆
 踰於師承也因是後贈供物稚寓章疏空自
 詫曰我讀書三遍其義自彰不勞苦而已又
 曰八宗之外涉佛心宗於九教相粗得幽致
 晚見信師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
 之宗承安四年出黑谷居洛東吉水盛說專
 修及圓頓菩薩大戒緇白靡然向風嘉應帝
 召入宮受戒藤相國兼實延問淨土之事空
 述選擇集呈之專修之徒取為秘要顯真靜

嚴明遍證真公胤皆緇林之翹楚也從空問
專念之道空修法華三昧白象現道場又讀
華嚴几案下有異小蛇其徒信空怖之捕去
次日蛇又在焉又避之其夜蛇夢空曰我是
華嚴之護神也莫畏也其後蛇猶蟠几下空
又不怕經竟蛇不來矣皇太后於上西門院
請空一七日說戒門屏上有一蛇七日之間
屈盤不動每說時有側耳勢至散白而斃其
頭裂爲二其中髣髴似人形空謁藤相國于

月輪談話而出相國下庭拜背後語左右曰
空公頭上現金圓光子等見乎對曰不見自
此相國益加敬空念修久勤屢感勝相手筆
自記曰建久九年正月一日修一七日念佛
第二日水想觀成第七日地想觀中瑠璃地
現二月一七修之間水想地想寶樹寶地宮
殿等現正治二年二月之修地想等五觀隨
意顯現元久三年正月四日彌陀觀自在大
勢至三像現室中五日三像又見建永二年

春二月。竄讚州。居五稔。空曰。吾不因謫。爭布專修之道於海。曩乎亦我一化之幸也。建曆元年。詔追赴都城。二年正月。居大谷。染疾。其徒安彌陀像於床頭。且為臨終。助標。空曰。此像外。汝等有所見乎。諸弟子曰。無。空曰。我十餘年來。荐視極樂界。相及佛菩薩真身。今又佛來也。二十五日。朝高唱。佛號。諸徒助和。久而皆聲。噯。空獨不。衰而至。午時。其後著傳持之慈覺僧伽梨。頭北面西。誦光明遍照偈。而

寂年八十。臘六十六。空七之前二三日。紫雲降。垂坊上。

出金剛三昧經也。此二者總別之異也。

贊曰。修多羅有一相一行。二三昧。專勤精修之謂也。空公之倡專修於稱號也。資于此乎。夫多歧七途。兀兀皆是專修之言。又孔躅矣。然廢勝業。斥他宗。雖鷹徒之執弊。恐空之訓有不盡乎。蓋廢有二種。自他之異也。自廢無名。他廢受殃。昔者崩通曰。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故置漢高之亭。里克曰。不有廢也。

漢高祖捕韓信。將加刑戮。信云。悔不用崩通之言。隨崩通之言。豈有今日。

之事帝問之
則使尤在捕
刺通曰汝何
令韓信為謀
逆哉通答
云臣唯知
韓信非知陸
下也言唯知
立韓信而已
非廢陛下也
帝直其言
宥其意蓋
以喻勵專修
不斥他宗

君何以興故受晉惠之誅澆李濫叨不帝專
徒諸家末流浸浸競趨是以我剖一廢之別
諗于後學

小納言也所謂小納言入道者也

釋明通藤給事通憲之季子也才氣貫諸哥
給事死已十三年一家緇素欲相會修八講
蓋國俗逢七者十三迴之歲營追薦者十二
支終而始迎先支而寓追慕也給事多子皆
英特也緇林尤茂所謂靜賢澄憲勝覺覺憲
及通也諸子相議以覺為啓白師充通散道

哥兒也

師於時通鄉棲紀州高野山蓋疾名緇之官
榮也諸兄使使告事通對使者曰我已逃世
隱約此地雖追孝不堪出也使者復命諸兄
相語曰通才智被世我等不若也故胥議為
散師也今言逃世之人不與法孝豈遁世之
士忘孝思乎重使使者徵詰促歸通又曰我
非忘孝也只怕入諸兄之隊耳所以者何夫
遯世者吾棄世世又棄吾然而衆人不齒是
其遯之全者也而世棄我我不棄世者巧人

也。我棄世，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二者未為真遯也。諸兄咸南北二都之高德也。我廁其間，効薄伎，慣孤鳴，已失隱約之素也。又朝廷間，吾出召我，我無地辭矣。我非忘孝思也。便以文、慧、智代法事，入京，諸兄相語曰：「遍弟維時議論，屈我等，今又受屈耳。」輦下相傳為真遯之美談焉。臨亡之時，祥瑞尤多。論曰：甚矣士之不耳道也。苟耳於道，遍不發斯言矣。諸哥又不服矣。世復不為美談矣。三

者，咸弗耳道之愆也。請揚推而陳之焉。夫遍及諸兄，何為者乎？皆緇徒也。緇徒者，何為者乎？逃世之士也。其逃世之標者，禿其頭也。緇其服也。練若其居也。多羅其器也。豈非遯之標乎？是以世貴其儀相，以為福田，故歸而事敬而饗。王公之者，寵以僧官，祿以封戶，皆福由也。吾徒正當是時，應以法相交，而不移心矣。然澆代人，漓焉受茲溼遇，換易本法，不見我身之緇禿，與搢紳相比，並覲覲，苟容搖

尾乞憐嗥乎吾道衰者尚矣是緇侶之所以
有遯言也。遯愚則我不遯誅矣。已稟高譽曷
例庸緇而容易發遁之言邪。又父母者天也
不受形已受即不可廢也。孝子之於親也甚
於水火矣。遍縱不緇而為巢許之行於此時
不得一不出山也。況我徒乎。我佛設道也先
立孝矣。故修多羅曰。孝順父母。又夫吾門超
卓之士。父母之在也。或有逃逸而迂命者。然
拒追修者未聞矣。何也。逸逃者反常而合道

不待諸兄之請
而出山則為大
體闡諸兄請而
出也猶為小體
况不出哉

也。若夫追修者。曷死之有。遍何為者乎。始闡
大逆乎。蓋遍絆於名而暗於道乎。假令遍聞
諸兄請出山。追薦而速歸者。出入為有小體
焉。而釣高名。怠孝思。卻造語而言。朝廷召
我無地辭者。皆賣名之言矣。夫公私者。事之
差也。今遍赴父追修者。私事也。奚假於公。矯
於朝乎。遍之昧於理也。至於此矣。蓋遍不
以道為標。而以遯為標也。故標其父以遯也。
標其君以遯也。標其兄。又以遯也。標其世

人又^ニ以^テ遯^シ也。痛^ク乎^ニ為^ル遯^ノ所^レ覆^ハ而終^ニ不^レ耳^道乎。夫^レ真^ニ遯^ハ者^ハ與^テ遯^共忘^ス矣。若^シ懷^カ遯^於心^ニ猶^レ利^之在^ル心^者又^一遯^利也。隱^人之^為遯^溺也。譬^ハ如^シ世^人之^為利^溺矣。若^シ有^ラ所^レ溺^利之^與遯^同又^レ人^之心^有移^者必^ス忘^ル矣。思^天而忘^ル地^矣。思^東而忘^ル西^矣。遍^思遯^而忘^ル孝^然不^レ忘^者妄^也。世^人造^而忘^者有^之矣。不^レ知^而忘^者有^之矣。遍^者不^レ知^而忘^者也。為^人子^者孝^思不^レ可^須更^離矣。況^於忘^乎不^レ可^言遠^近於^其間^矣。又^思

遍不知所以其忘之者全有分遍准知其全忘而不知其方忘者也

有^厚薄^其薄^者忘^之萌^也。今^遍心^移於^遯薄^於孝^豈不^漸於^忘乎。君子^防微^遍不^知之^而言^不忘^者不^知之^妄也。今^{民間}悖^戾之^者猶^遭親^喪痛^哭深^慟一^朝而息^是遍^而厚^遐而^薄者也。君子^不然^終身^不忘^若忘^者非^所謂^罔極^之謂^也。又^遍筭^父之^忌自^出山^與諸^兄營^法事^者是^遍之^常也。然^迎忌^受請^而出^已晚^矣。重^造不^遜詞^而誣^諸哥^感世^人遍^之責^不恕^矣。吾^故曰^{三者}弗^耳道^之愆^也矣。

釋貞慶藤給事之孫尚書允丞貞憲之子也
笠履解脫也
母夢高僧來宅自稱曰貞慶言已入懷自是
而孕母記而藏之雜染後奉書於母署曰貞
慶母依之期慶以累世之比丘也投興福寺
出家有才譽應取勝講詔慶居貧乏資借乘
僕於人以故後於會官使催之逢于路相捉
入宮會衆先坐堂上莊嚴嚴麗慶弊衣而至
官僚緇伍皆匿笑慶謂正今釋子不率法儀
只競浮誇我不可與此徒為等伍宮講五日

漢武帝好獵
作七楊五柞
二宮以滿苑
表之遊也

猶患其久如也講而不還南京止山州笠置
窟高名籍甚元曆上皇好楊柞遊能射鹿暮
年悔懺營佛宇薦鹿福間慶德望召為落慶
道師慶徒步搢笏破笠在肩入宮以杖笠置
階側便上殿陞意氣自若上皇以下貴其朴
素既而登座詞辯婉暢因譬莊嚴交以鹿苑
事君臣無不感嘆慶詣春日神祠群鹿皆折
前足去
贊曰爵祿者世事也吾黨蔑視焉然膺浮圖

動絆繫於此矣今見慶師之憤激也可謂烈士乎

釋高辨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人父重國嘗為

嘉應帝衛兵曹二親各詣佛祠求子母夢有

入授柑子其妹適並枕卧覺而語之妹曰我

又夢人與我大柑二顆姊曰我當得便被奪

妹之所夢不徒耳尋而有孕焉承安三年正

月生形兒端麗甫四歲重國戲以烏帽安頭

曰如是美兒安得早長成加冠巾登仕途時

兒私念我慕僧儀不覩官屬若以容質拘之

不如毀膚即自投庭下傍人以為失脚奔忙

救抱兒不果志畜憤不露亦近火爐歎以火

箸熱其面先試著左臂熱痛不可忍也即止

而泣稚孩勵操多類此九歲父母繼亡離宅

從高尾山上覺讀俱舍頌不旬日便能誦一

日與群兒遊戲忽猛省曰我父母不知生何

處若墮三塗思彼劇苦我何逞戲笑乎若在

天界天眼無礙定見於我生平呵責今豈有

ヤモス六

五卷

廿五

異熟憶二事吾何戲劇縱入不言我不愧哉
爾來益勤所業十許歲早事游學聞容乘於
尊實習雜華於景雅有尊印者善悉曇章附
而學印屢煩徵詰兒又有數然之思一夕夢
梵僧授深義覺而質于印皆印之未聞之者
也印感怪焉年十三自念言諸佛因修不惜
身命救鵠飼虎古規可式我已稍長豈憚苦
行夜潛往屍陀林骨肉散零豺狼縱橫兒雖
寒心忍而止宿徹曙無傷害又歸父殊師利

日持五字咒誓曰願依大聖加被得如實智
救濟有情十六就上覺剃落於東大寺戒壇
受具寺有聖詮者善賢首宗請益日新十九
從興然阿闍梨稟兩部密法自爾止北山梅
尾盛唱賢首宗戶部尚書長房語曰弟子頃
讀金師子章未明其言願公加詮釋辨乃撰
光顯抄二卷付之嘗曰我國慧學之者多而
定修之人希矣以故學者闕證道之門焉是
我之大患澆季之弊也便於北峯崑崙構一

宇禪宴思惟五門禪要達磨多羅禪經等以
為心術又依華嚴宗義撰坐禪次第并入解
脫義二卷常修佛眼明妃法一時初夜供已
出堂外行道念誦忽見西方群猪行東其先
者背負大星其數五光明爛然其夜甚黑因
星光群猪皆見或時佛眼尊現其身又夢明
妃告曰明白授汝般若理趣分翌日午供壇
上有誦理趣之音其聲妙細供竟采筆記之
忽忘經句瞑目乞指授又有誦聲其韻如先

又修不動法其場忽成花苑寶華彌敷奇香
薰郁網幢幡鈴寶飾具足其寶鈴右遶辨身
梵僧三十餘入手執香爐歌唄讚歎又修供
之間呼侍者良詮曰一虫落榻裏汝早救之
詮見堂外水桶果一蜂落浮又修法中告詮
曰竹林中小鳥為鷹擊汝其濟之詮入篋果
如言一日截耳供佛眼其血灑像壇及供器
其色不變今尚在其夜夢沙門具梵相告曰
三世諸佛身肉布施子其度幾乎讀華嚴至

第二十五如來在他化自在天宮說十地法
 門之句天莊嚴相顯現目前舉眼瞻仰文殊
 大士乘金毛師子在空中長三尺許光明赫
 熾辨不耐感幸起立作禮辨病夢梵僧盛一
 杯羹與之覺後餘味在口即時疾愈梅尾者
 古練若之地廢地久矣辨居此復院宇承元
 二年還紀州於內崎山創伽藍四年又歸梅
 尾寬喜四年正月十五日夜對彌勒像禪坐
 入觀傍人看之如無氣息於時尊像寶座充

角寶珠忽出香煙漸上如雲其像譬若在天
 雲中於是辨又口中放白光移刻出定告諸
 徒曰我期已近便宜臨終法儀十九朝廣說
 修學始卒竟右脇而卧又舉聲唱曰南無彌
 勒菩薩即寂爾閉目面有微笑見年六十喪
 斂之間容色不變奇馥弗竭
 贊曰中世以來賢首之宗不振矣辨公以純
 誠之質立鑽仰之志故毗盧華藏之海迴倒
 瀾普賢毛孔之剎復侵疆見其稚嫗之激勵

宜乎中興之才器也九十九豫章從小有ト云棟者辨ト云之謂乎フカ

宋詩全句

ト云

元亨釋書卷第五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元亨釋書卷第六

淨禪者僧史十科身三云習禪者世禪八定之謂也唐憲公以吾達唐以降諸祖核此科蓋宜公晦宗意立言於柳公以它宗下一頭地乎若然不明則不公者也不董狐之筆淨禪三之一

唐國義空

睿山覺阿

永平寺道元

長樂寺榮朝

松島寺法心

就島峯覺心

宋國道隆

宋國普寧

淨妙寺了然

東福寺普門

南禪寺德儉

淨禪者僧史十科身三云習禪者世禪八定之謂也唐憲公以吾達唐以降諸祖核此科蓋宜公晦宗意立言於柳公以它宗下一頭地乎若然不明則不公者也不董狐之筆後宋宗實見之孟推首禪者所以刊彼習禪之弊也淨禪者所謂如來清淨者也

釋義空唐國入事。監官齊安國師。室中推為
 上首。初慧萼法師跨海覓法。吾皇太后橘氏
 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萼。扣聘有道。尊宿
 萼到杭州靈池院。參于國師。且通太后之幣。
 國師感嘆。納之。萼曰。我國信根純熟。教法甚
 盛。然宸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
 法為吾土宗門之根。抵不亦宜乎。國師令空
 充其請。空便共萼泛海。著大宰府。萼先馳奏
 敕迎空館于京師東寺之西院。皇帝資錫甚

梁元通論世天和三年。續列重玄寺刊石壁經成。刺史白居易為之。曰。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

渥太后創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官僚得指
 受者多。中散大夫藤公兄弟其選也。萼再入
 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勸事。刻琬琰
 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附舶寄來。故老傳
 曰。碑峙于羅城門側。門楹之倒也。碑又碎。見
 今在東寺講堂東南之隅。
 贊曰。予求碑刻而無矣。乃如東寺親摸印之。
 其碑破而存者四片。大者徑二尺餘。小者或
 不盈尺。額之左右蟠龍偉如也。雖頭角不完

永祿風羅城門倒

鱗申燦然也其文殘缺句讀不成而其字畫之存者亦甚鮮明雖非妙筆頗為楷正予便印四片者而歸上之下之尤之右之百計剽閱少可明也世言橘后問密法於弘法法盛稱之右曰更有法之邁之者乎法曰大唐有佛心宗是達磨之所傳來也熾行彼地空海又雖少聞之未暇究之耳因茲右使專扣問靈池今碑雖文句不成斑斑或見焉世之所傳不徒然也昔六一居士有集古錄一千篇

歐陽文忠公致仕之後退居于私第持書一萬卷碑刻一千篇以養光此碑本四十篇直中實本多公自去偽而取正每篇

阿傳在晉行錄二十卷

周秦之碑刻多載之況隋唐乎惜乎此方之好古之君子今猶不見碑之全文乎因修此書見殘碑予之贊詞不得不似跋尾耳矣釋覺阿世姓藤氏幼上睿山習學有聲傍親父墨善梵漢書嘗聞商客稱宋地禪道之盛奮然志遠游遂以承安元年共弟金慶踰溟達于杭都乃孝宗乾道七年也時佛海遠禪師踞靈隱道價高輦下阿至其室遠問我國風阿未通語音便書曰國王無姓氏號金輪

跋尾者刊實本取真本也今此贊詞亦則之

以世三光亦改更之

阿旃金子壽
眾僧請師陞
堂說法初知
其宗風耳決
疑者非謂悟
也

王一種系授未有移革僧無進納而講義高
者賜度風俗和順奉佛歸僧然無禪法只講
五宗經論風聞德義特詔函丈願傳心中以
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
離言假言顯之禪師乞垂開示遠日衆生虛
妄見見佛見世界阿又書曰無明目何而有
海便打阿即請遠陞座決疑明年秋游金陵
抵長蘆江聞鼓聲忽然頓悟始知佛海垂手
之旨趣返靈鷲述五偈呈所見其一曰求真

我國不
然故有
此語

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
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抄海印其所證阿辭海
書偈贈行阿歸朝後安元之始附舶使通信
于海水晶數珠絲扇等二十事貯以寶函海
喜而受之壬寅夏通嗣書海已寂矣或曰嘉
應帝聞阿禪行召問宗要阿橫一笛吹之應
制時機未終君臣莫測惜哉化行不聞乎
釋道元姓源氏京兆人紳纓之胤也始謁建
仁明菴庵為法器後乘商舶入宋地見天童

永平寺佛法者也

如淨禪師淨付以曹洞宗旨歸來闢法于城南深草平副帥時賴招以名藍不就乃如越州構精舍而居名曰永平禪寺叢規一則太白建長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告衆書偈化壽五十四

冷泉亭在靈隱松川刺史元真建自居易記

贊曰阿元之二師者參遊之選也阿之契於冷泉元之稟於太白見其自大方而來不亦悅乎阿之迹不多見可惜而已然猶見取雷菴列於四燈不為大息焉元之化播北地不

論語

普灯有竟所傳也五灯中普居才四故云四灯

宋朝世良田七樂寺之阿山也

及中土不能無遺意矣

釋榮朝粹密學徒建仁西公稟宗門要旨居上野之長樂禪苑盛揚真化東方道俗趨化如歸寶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戌時滅于時寺內甚明徒衆相語曰昏夜之明豈有是等之煥赫乎采筆記事過于炬燭寺傍民家望寺以為失火急奔入寺見朝之坐丈室而化壽福朗譽東福圓爾皆朝之徒也釋法心過壯歲出家不知文墨聞衲子之稱

宗地禪行駕商舶入臨安徑登徑山見佛鑑
禪師鑑於圓相中書了字示之心止席下單
提研究性堅硬耐禪坐骨髀腫爛而不撓者
九羊初持了相於萬物中現了字心不屑漸
經歲序始得平穩歸朝居與剌松島臨終先
七日謂徒曰某日當取滅然心無恙侍僧不
信到期齋罷坐禪床侍僧乞遺偈心元不克
書即唱曰來時明明去時明明是箇何物止
而不言後句侍僧曰猶欠一句望足之心應

聲喝一喝泊然而化

釋覺心姓常澄氏信州神林縣人母祈戶巖
山佛求子一夕夢佛以燈予授覺有娠焉少
小無塵累之操年十五投神官寺讀佛書十
九雜染受具于東大寺乃上高野山染指於
三密也因而謁金剛三昧院行勇於是乎志
慕教外之旨易服親炙勇遷相之龜峯心主
紀綱又稟金剛乘於三輪道得菩薩戒於深
草元遂入上都見勝林順順者入宗之望也

益深南詢之志建長之初泛舶蹈宋域直趨
 雙徑禮癡絕冲寓一單於廣衆簡堂外之步
 屨而機語不契乃事徧遊參荆叟于道場并
 應真于天台育王之寺大梅之塔浙東靈區
 足跡皆遍適值本邦同參源心者問曰我周
 旋諸老之間者久矣而以吾眼之不明也暗
 于知人焉雖吾之暗度幾見人之明乎子已
 熟於地矣又不有聞邪對曰我之暗猶子之
 暗而我之聞寔不似子之聞也是子之所謂

不出堂外

熟者乎靈洞護國佛眼師我所熟聞也乃相
 將至護國佛眼問曰汝名什麼對曰覺心眼
 乃示以偈曰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如如
 亘古亘今又徵詰數四即受印可寶祐二年
 春告別佛眼以月林語對御錄無門関等付
 之又授偈曰心即是佛佛即心心佛元同亘
 古今覺悟古今心是佛不須向外別追尋又
 寫照贊曰用迷子訣飛紅爐雪一喝當鋒崖
 崩石裂化死蛇作活龍點黃金為生鐵去縛

室全準
十皆有此
語也

古語云師子教兒用迷子訣也氣妙秘訣也

解粘抽釘拔楔更將佛祖不傳機此界他方
俱漏泄心辭而出發于明著博多乃建長六
歲也隱高野之故居明年出世于金剛三昧
院辦香供佛眼踰歲通嗣書慰答切至弘安
四年文應上皇詔居城東勝林寺至化難逃
勤老入都奏對愜旨聲振輦下然以帝里繁
喧忤于禪宴不幾潛回紀之舊院永仁三年
諸徒出衣資建壽塔于都城之西北扁庵曰
歲寒乞心瞻遊心不得已又入天邑上皇優

禮迎請咨詢禪要心雖老奏對詳精上皇益
欽歎緇素輯闋禮謁又願心之終焉此居心
亦潛歸紀州初心自宋歸海嵐俄起波濤怒
鼓一船震懼心安坐不動忽月輪現牆上頃
刻風波恬如也就鷲峯元多妖魅有涉竟者必
遭惑亂心居于此屢見怪異心一一降攝或
授戒法自爾魅事息心登熊野妙法山青天
忽星祥雲下覆正應四年晴空大雷墜就鷲峯
之東嶂聲聞四十里諸徒恠至雷所有一顆

寶珠心乃埋珠鎮山門始心遊鷲峯樂其絕
 勝營構梵宇名曰西方寺棲此四十餘歲化
 被南紀詎熊野者取路鷲峯必志禮謁不則
 為虛行西方之寺產業寡而往來數千指心
 以寺窶頗拒之或有贏糧而至縛茅樹下時
 時乞諮參者庚申歲佛眼以書寄法衣一頂
 七葉圖一鋪月林體道銘并賜對段錦誨語
自楊改至月林為七葉
 諄諄心又每舶使音問不缺一時寄水精數
 珠眼以偈報曰百八摩左顆顆圓遼天鼻孔

一齊穿恒河沙數佛菩薩日日呼來跳一圈
 其同風可占也永仁六年四月十一日示微
 恙緇白省問相繼已而輕安十月十三日道
 俗酬酢如常入夜神色有異諸徒怪乞辭偈
 心笑曰我生平屏文墨今何特地乎徒曰師
 今歛儀端坐恐告終與對曰諾乃蛻然而逝
 龕留八日氣貞如生茶毗得五色設利壽九
 十二臘七十四分塔于都紀心嘗以趙刖狗
 子話舉示學者或曰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或

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四來之扣請只舉單
提之要於時指鷲峯為禪窟救謚法燈禪師
贊曰道不在夷夏焉吾見朝心二師身居東
鄙名塞寰宇善哉心之末後句子以一喝蔽
四句其高妙之格所謂不經人道之者乎法
燈荐承宸衷動廻舊隱吾謂三子者居夷
德夏者也矣
釋道隆宋國西蜀涪江人也姓冉氏年十三
薙髮於成都大慈寺遊學講肆弃而理峽棹

諸宗若雜居

夫吾倡頌者寄
體於風雅詠出
佛祖之妙理者
也以其所寄而
言之其法格亦
可屬詩家之評
論焉諸說託
中判詩人之達
者以不經人道
之句多者為高
妙之選本杜之
所以妙出於古
今若是也心公
之一偈頗類之乎

入浙見範無準冲癡絕簡北礪諸太老皆無
所契漸屆陽山依無明性禪師性室中舉東
山牛過窓櫺話隆聞有省嘗聽東僧之盛稱
國光及禪門之草昧常志游化遂以淳祐六
年乘商舶著宰府本朝寬元四年丙午也乃
入都城寓泉涌寺之來迎院又杖錫赴相陽
時了心踞龜谷山隆掛錫於席下副元帥平
時賴聞隆之來化延居常樂寺軍務之暇命
駕問道平帥乃啓巨福之基趾構大禪苑請

受泉涌
之訊而
赴相陽

隆開山說法東關學徒奔湊佇聽一日示衆
 曰參學人日用中雖履踐這一片妙湛靈明
 田地然於其中不識祖翁者多若識得祖翁
 我且問你契券今在何處得契券之後此十
 片田地任汝操持今時人全身在裏許而不
 知裏許事者病在於何蓋不了目前便有許
 多萬緣萬境入汝眼內入汝耳中眼又不曾
 收視耳亦不能返聽未免只隨聲色所轉無
 自由分此乃非佗所障是汝自障自障者何

不會卻物只管逐佗所以道却物為上逐物
 為下冬日示衆曰諸兄弟究此一段大事如
 三冬之內向寒爐中埋火一般常令煖氣不
 斷忽然通身上下徹骨冰寒開口不得時須
 假佗力雖然箇是引導之門在瀟灑納僧分
 上須是向冷颼颼中搜討清淡淡處體究挨
 得路通著得眼活然後傲雪欺霜呵風詬雨
 揔不由別人收也在我放也非佗未到此甲
 地須是自信自修自悟始得信者信佛祖有

隆語錄中待
說為明卷之
後身然以其
年數考之隆
之生年者在
卷之減先聖
也隆若聖者
无餘疑然凡
人者无有如此

無傳而傳之妙修者修自家欲達未達之場
悟者悟現今迷頭認影之所此猶是太繁之
辞若據實而說做工夫時各各陡頓精神莫
隨境轉虛靈自照動靜返窮窮至無窮終有
倒斷時節居十三年遷平安城之建仁都下
緇素欽挹禪化逢開山千光忌上堂曰蜀地
雲高扶桑水快前身後身一彩兩賽昔年今
日死而不亡今日斯晨在而不存諸人還知
落處麼良久曰香風吹委花更雨新好若自

此寺衆加畏愛焉寬元上皇聞隆道譽召見
宮中隆奏一偈曰夙緣深厚到扶桑天小主精
藍十五霜大國八宗今鼎盛建禪門廢仰賢
王上皇嚮隆之護宗之志經三歲返建長福
山寢室之後有池池側有松其樹條直一日
斜偃向室衆僧怪之隆曰偉服之人居松上
與我語我問住何處對曰山之左鶴崗也語
已不見以其人之居故松偃耳諸徒曰鶴崗
者八幡大神之祠所也恐神來此耳自此其

世傳道隆座
側有天童奉仕
流言曰婦人詐
為天童隆俊
使之云々

徒攔楸其樹名曰靈松徒屬中有流言者因
此為甲州之行北地之胥吏氓黎幸隆之胤
謫隆亦曰我為法跨海入此國只周旋皇畿
俟服而已不遑誘導遠陳也偶罹于讒誣而
狎于羯獠是我弘道之素也天龍豈有意於
此乎甲之居猶洛之數又還相主龜谷山六
群之徒謗吻未合再成甲行又還壽福弘安
元年孟夏歸于福山秋七月示微疾至二十
四日晝偈辭衆而寂闇維得五色舍利其煙

方有座者唱
其鏡於众持
之

觸樹葉累然皆綴舍利門人自遠方至者歷
數十日到葬所搜索林木多得舍利隆有所
持鏡沒後其徒收之或夢其鏡留隆儀自告
徒乞見髮鬚似觀自在像諸徒傳看異之平
帥聞之請入府疑其暗曖令磨治其鏡初
幽隱經一磨鮮明嚴好大悲之相皆悉備足
平帥悔謝作禮後寧一山為記今在鹿阜府
奏乞謚賜大覺禪師本朝禪師之號始于隆
也

贊曰儉約翁應 詔于龍山予舊好往來無
間一日問曰大覺之行有狀乎翁曰吾師之
道徧天下人人之口處處之碑奚用區區之
狀乎予曰不然物之磨物也無若歲月金石
之堅久或消泐翁之所謂口碑者猶其幾而
已綿時邈歲口碑亦磨吾恐盛業大德之晚
進者或不耳也予之步履於福自福嵩西來卷之六黃炎翁之
仲季也猶有未委之處乎翁曰子之好古也
尚有之矣況侘人乎余之前言過也侘曰誌

古詩云
上行人口
是碑

歲時令侍僧送付予之編修焉

釋普寧號兀菴宋國西蜀人也幼年祝髮負
笈於唯識之講肆歷數歲捨去出峽而南詢
遍歷諸老到建康之蔣山值癡絕冲上堂冲
舉覆船僧到雪峯之話寧聞之忽然認得本
來面目尋登四明之阿育王山住持無准範
陶鑄四來寧又遇上堂側聞準舉僧問古德
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如何是深
山崑崖佛法德云石頭木底大小底小寧言

夫天機後滿語話死礙以之句得者雖明眼知識大能以言語屈之昔演祖之於自雲機機死碍自雲不從屈之故舉僧自房山未之同緣演祖因了自解知非方論厥旨寧公於佛鑑亦復如此故準準上緣以自屈之

下如夢覺爾後每逢入室捷機無礙準被旨
上徑山寧侍往一日準語曰昔演祖請益白
雲端和尚端云近有數僧自廬山來教佗說
禪也說得下語也得批判也得祖云和尚如
何端云我向伊道直是未在祖聽此語七日
忘食味方諭厥旨寧聞已無言可對只向未
在處做工夫自是入室也不下語有時準把
住曰尋常口勞舌沸如何不下語打一竹篋
寧當下打破漆桶禮拜已退徐通所悟準曰

汝徹也只是得道易守道難須默默守之久
久自然感驗也自是如癡似兀而度日準書
元菴二大字遺之因以為號焉寧欲以啓蒙
於癡絕歸省於蔣山準書法語為介昔紹興
中應菴華踞鍾阜大慧果據雙徑天下指二
老以為二甘露門端嘉之間二師道譽相配
居處偶同江湖以甘露之稱呼二老之門寧
往來徑鍾之間飲見厭聞從茲聲名籍甚靈
隱天童皆居第一座適象山靈巖虛席諸山

浙翁塔在
靈隱東
明故人稱
之北碕

公舉府帖儻來寧不得辭嗣香供佛鑑鑑寄
法衣信書慰諭切當次遷常州無錫兩所住
持不失家法其在象山逢結夏示眾曰諸方
安居結制靈巖結制安居雖是一般規矩於
中大有羌殊作麼生趙州東壁掛葫蘆在無
錫徑山偃溪訪及寧搥鼓上堂曰東澗水清
且泚源遠流長波騰鼎沸從這裏入不知其
幾是則是只如國一禪師經過梁溪驀將泗
州大聖鼻孔一担直得無處出氣為復壓良

僧伽和南人敬而謂大聖無錫開山

為賤為復神通遊戲良久君子可入寧提唱
斬絕諸方稱之時宋地北虜橫放雖寺院輒
受虐偶本朝道東福聖舊講五峯之法義屢附商舶
時時聘招景定二年庚申泛滄海順帆不艱
速達博多寓聖福寺即文應元年也尋至帝
都東福聖一迎接掃客位延之待遇甚渥京
師緇素奔波瞻仰副元帥平時賴聞寧道價
迺歸相陽寓止巨福山住持蘭溪隆者寧之
蔣山舊友也相見喜慰勞問副帥信嚮日熾

漸命令正位於函丈寧進十五偈力辭副帥
益堅不得色即真禪規整濟孺令積密東方
叢社指為法窟副帥軍務之暇常入山問道
不幾契悟寧以偈印曰老僧初到與三拳埋
恨胸中結此冤痛恨忽消開正眼方知吾不
妄宣傳經歲學徒益盛海衆之中黨法義者
以違境撼之寧急率不羈勇退鳴鼓告衆曰
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
路頭活舉杖去拄杖頭邊挑日月合國勸留

通風散來船將漂溺收海竟現橋上風則已止

堅執不允寧初赴本朝海龍現橋上捧七火
寶珠舉衆仰視嘆未曾有寧未來朝之前二
年平副帥夢一僧慈相嚴順教曰公勤參禪
覺後繪所夢像供養及見寧與夢像無少差
是以敬嚮無比逮退歸其子時宗領副帥美
部從送到西府文永二年也風帆無恙達明
州無何省劄主務之雙林兵艱之餘院宇毀
頓厨庫索然寧分衛賑衆不文捨去漫游江
浙晚住温州江心龍翔寺至元十三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寂有嗣法大夢和尚法孫遍闍
楚寧為侍讀提史端明尤焞所知木石先生
者也焞晚宋名儒觀大慧語脫然契證故與
我門諸師語意真符宋季諸老語錄多所題
跋書寧之語尾曰叢林傑出正續真傳去
贊曰元菴周旋徑蔣之間解悟真正抱此偉
器遊化上邦我國俗渴聞甘露者久矣仰密
雲希沛注者不鮮矣故副元帥平公軍國公
務之劇早飲飲而取足而已然遇六群之猖

也寔在時焞
自請而跋其錄

當曹魏時王
曹芳之時未
支那三國亂
世末由化道
以故飯竺土
以元魏之世
到覆且許付
法傳与墨曜
飯去

高菴善性者佛眼之子高佛果之姪也初悟住雲居悟退院之後佛果來黃山高菴之徒弟以連境憾之故因悟飯蜀

撮作一錫之返飛雖斯方之不幸又彼真率
之所為也昔曇摩出東迦夜歸西竺乾之良
匠猶不能無維桑之思當困阨憶家鄉又人
情之常乎嗚呼佛果住雲居猶有圓悟高菴
之黨焉況澆李字而夷險共容不涉于懷者
至人之量也庵也曷易動乎哉
釋了然魏月峯京兆人也始仕進為大學博
士有名于冀庠俄拋冠憤棲心真乘適聞木
覺道譽肩錫東往謁于福山親炙者久覺稱

勸學院

其絕精命以板首正嘉之元住相之極樂寺
淨今改上堂曰在耳曰聞在眼曰見一點靈光
萬化千變靜則月印寒潭動則波生水而佛
性與精竟不隔一條線諸人還鼎省麼從來
濁富不若清貧解夏曰九旬法制已圓成借
問寒山作麼生皎潔直饒同滿月更須撒手
暗中行臘八值雪曰今朝臘八好時節不見
明星惟見雪露地白牛在目前象主行處狐
蹤絕說迷說悟孰區分且喜來年蚕麥熟這

裏有久猶未惺釋迦老子若為說臨終偈曰
七十一
年夜夢紛然一旦覺來有何事水在
澄潭月在天有携其語入宋地者南屏行石
帆乳竇曇希叟著語稱讚云

釋普門號無關信州人始游講席後至慧白
機語投契又踰海依附淨慈倫斷橋歸朝居
北土弘安四年照東山退慧峯藤丞相招門
補席嗣香供聖一正應之間文應上皇在龍
山之離宮宮恠荐作嬪妃遭魅惑年少冠纓

或亦魘之朝議紛紜或曰此地妖怪自古而有非佛居不可時南京睿尊有戒行譽救棲宮闈尊率二十沙門晝夜誦密咒而妖怪不止尊辭而避之或白明德望召對下宮宣以宮怪又曰師能居之乎明奏曰妖不昧德世書尚有之况釋氏乎釋子之居何怪之有上皇壯其言明乃摯納子而居只禪坐而已又孔淡矣然妖怪沮上皇自是傾心宗門救為開山祖便禮明受伽梨鉢多四年冬明病東

福上皇入寺問疾明老病八十諸醫皆言者回不作上皇私念宮怪銷伏或恐禪家之通効也不必獨用之有也我見寂迹定明之德業兼探心宗之本為耳以故日夕幸寢室綺紈與壞衲相交十二月十二日書謁安祥而坐化上皇益固心禪明賜謚佛心禪師釋德儉相州人也始其母棄鎌倉縣之路傍或收育福山之側稍長與群兒入寺虞游大覺見之器許乃就家乞之納為弟子自此倫

長勝寺法像
為開山至今
為後弟院

輦推童又入宋地周游吳越一時名宿多所
親附歸來省覺益增智證永仁三年府帖領
本郡長勝寺乳香報于覺也次移東勝淨妙
禪興建仁建長文保元年南禪寧一山寂建
治上皇勅元帥府召儉二年冬來董山務上
皇渥禮遇其數刹提唱學者傳誦據室曰正
令全提佛祖斫額抑下威光有禮有樂正且
上堂曰昨日萬物咸舊今朝萬物咸新細看
迎新送舊元來無疏無親拈起木上座莫文六

有下隨下新舊遷變去也無下卓下一下千古黑粼皴萬
年一般春上堂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誰家
竈裏無煙向上一路千聖不熟脚下地頭上
天無孔鐵鎚當面擲元來不直半文錢擲拂
下座元應二年五月十九日書偈辭衆化年
七十六病中賜號佛燈國師
贊曰建長正嘉之間此方禪語未醇矣月峯
於是時提唱可見蓋有德者必有言之謂乎
無関也枯禪自如 宮怪自沮秦對之言信

哉約翁者其大覺之遺愛乎

元亨釋書卷第六

二十六日...
 下...
 天...
 論...
 春...
 奇...
 卡...

